

▲ 玉壶冰心

心上合欢

□ 张金剛

村口有两株开花的树。每逢盛夏,碧绿的枝叶间便腾起粉红的云霞,并弥散着甜甜的香味,笼着荷锄劳作的农人,笼着返乡归家的游子。

每每闻到这花香,看见那花儿,心中便莫名地生出一股暖意,进而心生欢喜。

我常爱将花儿摆在掌心把玩。簇簇柔长的花丝顶着嫩黄的点状花粉,如古时美人撑开的绒扇,透着或妩媚或淑雅的古典美。端详完,会将花儿夹在书页间,绒扇风干定型,香味隐隐还在,花香与书香交融,引我展书苦读,相伴日夜。

这花叫啥?当时未曾从书中识得,只随乡亲们亲切地称它“绒花”,应是取“花开绒绒”之意。甚好!一个“绒”字,质感、情态,乃至气质、色彩,全有了。绒花,就这样一年一年开在故乡,开在我的心上,一辈子也忘不了。

离开故乡,在小城工作。陌生的环境、陌生的人,令我心生孤寂,唯有用无尽的奔忙、打拼将生活填满。一次加班结束,我疾步迈进一家刀削面馆,点了一大碗面犒劳自己。走出面馆,仰面深呼吸,竟闻到一股熟悉的花香。对,是绒花,是绒花香。

就在面馆外的街头,几株行道树就是绒花树。半年有余,整日匆匆,从未细细看过它们,但这盛夏,我还是“闻香”识得了这久违的绒花,和故乡的那两株一模一样。昏黄的街灯下,依稀辨得那团团粉红、枝枝翠绿,不由得心中踏实下来。于是,每个晨昏上下班,我便特意绕路去看那绒花,当然也成了那家面馆的常客。

店主是山西人,经营十余年,端上桌的刀削面量足、味美、价廉,且服务周到,口碑甚好。来这里的顾客络绎不绝。店主说:“来这儿开店时,就有这几棵树,也是沾了这树的光,不少人寻香而来,吃面赏花。这树很有意思,早晨迎着阳光,花儿像扇子一样打开,叶子也展开;晚上,花叶又像含羞草一样合拢起来。我每天和这树一起,早上开张,晚上打烊,一天忙忙碌碌,和来往顾客和和和气气……知足!”

有这般神奇?几日观察,果真如此。我翻阅书籍,查

▲ 拾英品萃

古诗词里觅清凉

□ 闵卓

正值伏天,天气异常闷热,无奈静坐书房,随手翻阅书籍,竟被一些古诗词迷住,深深沉醉其中。

唐代诗人白居易的《消暑》一诗云:“何以消烦暑,端坐一院中。眼前无长物,窗下有清风。散热由心静,凉生为室空。此时身自保,难更与人同。”面对酷暑,诗人相信心静身自凉,于是,他选择了在院中闭目静坐,感受窗下飘来的一缕缕凉风。

除了静坐消暑,古人还常通过赏景来祛暑。“晓荷承坠露,晚岫障斜阳。树地下常荫,水边风最凉。”这是宋代诗人葛天民的《夏日》,诗中形象地描写了诗人室外赏景消暑的情景。试想,午后的树荫,或泛舟湖上时徐徐吹来的凉风,哪一样不让人心生舒爽呢?

谈及纳凉,古人可离不得扇子。唐代诗人钱起在《避暑纳凉》诗中写自己夏日乘凉:“木槿花开畏日长,时摇轻扇倚绳床。”木槿花开的季节,天气炎热,诗人躺在椅子上,轻轻摇动团扇,字里行间恬淡闲适,颇有趣趣。还有明朝诗人翟佑的《咏折叠扇》,描绘了纳凉的美景象:“开合清风纸半张,随机舒卷岂寻常……宫罗旧赐休相妒,还汝团圓共夜凉。”

“山光忽西落,池月渐东上。散发乘夕凉,开轩卧闲敞。”唐代诗人孟浩然的《夏日南亭怀辛大》写的是炎夏夜晚在南亭乘凉,怀念故友,水汽氤氲,清静舒畅的

得绒花竟有一个甚是诗意的学名“合欢”。还寻得一首作者不详的咏合欢花的词作:“三春过了,看庭西两树,参差花影。妙手仙姝织锦绣,细品恍惚如梦。脉脉抽丹,纤纤铺翠,风韵由天定。堪称英秀,为何尝遍清冷。最爱朵朵团团,叶间枝上,曳曳因风动。缕缕朝随红日展,燃尽朱颜谁省。可叹风流,终成憔悴,无限凄凉境。有情明月,夜阑还照香径。”虽有几分凄凉,却言尽合欢之美。

合欢,因“合”生“欢”。这名字,我更喜欢,透着生活的真义与美好的期许。于是,我权当“合欢”是大名,“绒花”是小名了。

也因了这合欢树,我试着将异乡当作故乡,将异乡人视作故乡人,慢慢融入了小城,与合欢树一样日出抖擻精神,日落休整,工作打开了一片天地;与合欢花一样温和待人,播撒馨香,珍惜与每个人的同城之缘,因此不再孤单。

我真正如街边的合欢树一般在小城扎下根,是在成家之后。当年与妻结婚之时,正值盛夏,租住在城东一处小院的两间西厢房,巧的是,院中竟植有一株高大的合欢树。树干粗壮,枝叶葳蕤,花开馥郁,满院飘香,笼着这座小院,笼着我们俩。在树下,搭棚做饭,摆桌吃饭,摇扇乘凉,静扫落花,捻花逗趣,度过了一年的美好时光。

房东说,这株合欢树是他父亲当年栽下的,几十年了,根深叶茂。人虽已逝,却将这树留给了后人。老人家是热爱合欢之人,更是谦恭和善之人,因高大的合欢树影响了邻居采光,老人家忍痛割爱,毅然砍掉了伸向邻居院内的那枝。树的伤疤还在,可几代邻里的和睦更在。

因这合欢,我和妻子恩爱有加;也因这合欢,与房东一家及左右邻居有了很深的情谊。以至于我们离开那院十几年,依然常在合欢花开的时节,回那里看看,看看如今的他们,想想当年的我们。

今年我要经常离开故乡,离开小城,在外工作一年。那日,妻子在微信中说:“街里的绒花开了,回来看吧!”我顿时心生欢喜,是时候回家看看了。

一朵一朵的合欢花已从故乡如小绒伞一般纷扬飞来,落在我的心上,绒绒的、粉粉的、甜甜的,还痒痒的……

情景。

同样偏爱在水亭避暑的还有诗人刘禹锡,其诗作《刘驸马水亭避暑》道:“千竿竹翠数莲红,水阁虚凉玉簟空。琥珀盏红疑漏酒,水晶帘莹更通风。赐冰满碗沉朱实,法饌盈盘覆碧笼。尽日逍遥避烦暑,再三珍重主人翁。”临水亭榭,向来常伴清风,再加上满地的竹席,以及冰镇美酒、水果,夏季的暑气自然消退大半。

北宋词人李重元也甚爱冰品,其词《忆王孙·夏词》满是对冰镇食品的喜爱:“风蒲猎猎小池塘。过雨荷花满院香。沈李浮瓜冰雪凉。竹方床。针线慵拈午梦长。”

夏日消暑,最惬意的莫过于来上一杯冷饮。“粤犬吠雪非差事,粤人语冰夏虫似。北人冰雪作生涯,冰雪一窖活一家。帝城六月日卓午,市人如炊汗如雨。卖冰一声隔水来,行人未吃心眼开……”南宋诗人杨万里的《荔枝歌》,提到了南宋街头以售卖冷饮为生的百姓,他们靠着卖冷饮,不仅养活了一家老小,还给居民们带来了消暑福音,真是皆大欢喜。

在古诗词里纳凉,感知古人的消暑情趣,于古诗词中,觅得一丝清凉。

▲ 吉光片羽

夏末之思

□ 马亚伟

这个夏天格外漫长,似乎总也过不完。一个节气连着一个节气,仿佛一个驿站连着一个驿站,只有马不停蹄,才能不被季节甩在后面。整个夏天,我们一路辛苦,每走一步都付出许多汗水。终于熬到了夏末,可夏天的气场依旧强大,一点也没有即将离去的迹象。不过,到底是夏末了,想想便有些熬出头的轻松感。再努把力,秋天就登场了。

其实,一年之中四季平分,季节的长短并无差别。只是夏天和冬天给人的感觉漫长,而春天和秋天总是匆匆而过。夏天似乎很漫长,因为冬天是蛰伏等待的阶段,可以休憩调整,轻松度过;而夏天是成长酝酿的阶段,必须全力以赴,积极迎战。因为太过辛苦,所以觉得漫长了许多。坚冰深处春水生,冬天的寒冷中隐藏着温暖的线索。可是夏天呢,我们一直在埋头苦干,甚至顾不上憧憬未来。况且夏末正值三伏天,没有一点凉意,便觉得秋天还很远。

我们夏天所有的努力,都是为了秋天的收获。夏末,万物生长依旧是鼎盛时期,可以算是一年中最繁盛的时期。从夏天开始,草木就开始了铺陈工作,没有一天懈怠过。铺陈再铺陈,酝酿再酝酿,到了夏末,一切都有砰然炸开之势。仿佛一场宏大的叙事,伏线千里,情节紧凑,终于到了最富有戏剧张力的时候。最精彩的一幕上演了,最引人入胜的情节到了。

你到田野里走一遭,会发现勃勃生机简直要喷涌而出。没有哪个时节能像夏末一样浓墨重彩,刚刚过去的盛夏虽然足够繁华,但到底没有抵达最精彩的高光时刻。短暂的夏末,是季节的绝唱,有无以伦比的精彩。不过,越是精彩,就越短暂。盛极而衰,繁华深处是凋谢,这样的盛况持续不了多久,秋天就来了,第一枚梧桐叶就要落了。

夏末如同惊鸿一瞥,即使匆匆掠过,也足够你欣赏,足够你回味了。草木和庄稼统领着世界,它们极力张扬着夏日最后的豪情。“再不疯狂就没机会了。”它们应该是这样想的。你看这满世界的枝枝叶叶,满世界的藤藤蔓蔓,声势浩大,极尽疯狂。到处是绿色的汪洋,到处绿波荡漾。当你徜徉在绿海中的时候,季节会赠你一首慷慨淋漓的诗。夏末,很多果树上挂满了累累果实,那些果实即将成熟,它们在酝酿最甜蜜的味道。待到秋风乍起,那些果实就被染红,彻底成熟。那时候,你会发现夏末的铺垫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。夏花也一直绚烂着,此花落了彼花开,反正季节里总有生生不息的希望。

夏末之思,季节所悟。四季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,赐予我们一些关于生命的哲思。我有个习惯,每一个季节之初都要做一些规划。今年夏初的时候,我为自己写下了一些心愿清单。比如,以最饱满的姿态投入工作,在完成任务的基础上力求提高工作效率,如此等等。再比如一些小愿望:去水乡看一次荷花,去山林之间走一走。这些心愿,我逐一完成了,感觉特别欣慰。

站在夏天的末端,回想一路的付出,你是否无怨无悔?即将抵达秋天的起点,憧憬果实的甜美,你是否能欣然一笑?

本版邮箱:yzwbhxd@126.com,欢迎本地作者投稿,请在来稿中注明真实姓名和详细地址。

责编:龚朋建 编辑:张增梅 美编:刘权